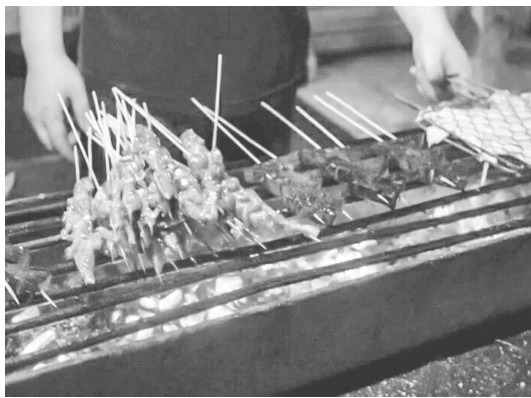


■宣城烟火

## 西门吃煎饺 天桥撸串串

李玉荣



安庆城西门的煎饺大都集中在德宽路上，分作两派，一派专做早点，一派专做宵夜，互不搭界，也相安无事。

凌晨五六点钟，路边早点店就开门营业了。豆腐包子占据大半只锅，两排饺子怯生生地溜着边，或肉馅或菜馅，在浅浅的香油上整齐的码放好。煎至底部焦黄之后翻个面再倒入清水盖上盖，焖几分钟，出锅时老板随手撒上葱碎和芝麻，香气伴着滋滋的响声勾引着路人。着急上班的年轻人骑在电瓶车上单脚着地，招呼老板打个包。中老年人一般会悠闲地晃进来，叫上两个豆腐包子，配几个煎饺，再搭上一碗稀饭或者绿豆园子，慢慢地享用。

到了晚上，煎饺就成了主角，且不说北正街美食城的红火，就是308附近也是热闹非常的，龙虾、煎饺是大小饭店必打的招牌。煎饺自然也比早点铺子上精致许多，牛肉馅的、猪肉馅的、菜肉馅、素菜馅的，用漂亮的白瓷盘托着，再配上红艳艳的麻辣小龙虾，金黄色的扎啤，在店外的长条桌子一字排开，张扬着、嘚瑟着，招揽着食客。

德宽路和玉虹街交界处有一家“胡二煎饺店”，算是德宽路煎饺届的一股清流。小小的一间门面，老板娘高高的个子，笑眯眯的自来熟，老板是个敦实的五十岁左右的大叔，不太爱说话。他家的煎饺馅大皮薄，咬开就是一股浓香的汤汁，鲜美却不油腻，据说多次上过电视的美食栏目。老板倒是从不以此为意，也不趁机扩大经营品种，只是一门心思做着饺子，不涨价，不偷工、不减料。每天下午5点半准时开门的时候，门口就已经排满等待的客人，一般到了晚上十点就能卖出饺子几千个。他家专业做煎饺已经有十来年，原址在德宽路第一小学隔壁，拆迁后搬到了这里。老板娘最自豪的事情就是靠这个小小的煎饺店在安庆城里扎了根买了房，把儿子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

德宽路的北头连接着集贤路，石化天桥就在集贤路的中段，这里很好的诠释了城市的两幅面孔。白天，桥下出入的都是周遭银行里衣冠整洁的白领。夜幕降临时分，变戏法似的冒出了无数的烧烤小吃摊子。补习回来的学生、闲逛的情侣、光着膀子的汉子们，三五成群、熙熙攘攘的阻塞了道路。

烧烤的食材之丰富超出想象，荤的有牛羊猪肉、鸡鸭鹅鱼，素的有蘑菇、香蕉、土豆、海带、玉米，居然还能烤出碧绿的韭菜！摊主按照客人的要求将食材串起，放在烤架上来回翻动，另一只手迅速地抹油、撒上孜然、盐等各种佐料，肉串在烤炉上吱吱作响，烤出的油顺着肉类的纹理一滴滴的溅落到红红的炭火上，呛人的油烟袅袅弥漫开来。

食客里最粗声大气的要数那些糙汉子们。他们总是在马路牙子边占据一桌，为谁付那不足百元的帐争抢着。他们点着最便宜的菜，喝着最劣质的酒，几杯下肚，国家大事、省市领导无所不知，他们豪气冲天，油腻腻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光。这应该是汉子们最放松的时候了，打工时老板的呼喝、客人的难缠，甚或家中叛逆期子女的白眼，白天的种种烦恼和不堪，此时，全滚到一边去了。

■安庆地理

## 旧时光里的孔城老街

肖大虫

时光再往前那个十几二十年，我家还住在用青砖砌成的砖瓦房里，这种砖瓦房与左邻右舍们的砖瓦房并无太大不同，都是水泥地面、石灰墙壁，在靠近瓦房屋顶的位置用木板隔出楼层，用以储放闲物。我和妹妹那时候特别喜欢缩着小身躯，沿着红漆已泛旧的窄小楼梯一层一层爬上去，因畏高而忐忑，因好奇而欣喜，仿佛那些积满灰尘的家具物什里残留着什么时光秘密。

我家的这个“小二楼”里，留着很多爷爷去南京前用来做木工活用的材料，像小锤子、小木板，还有用来画线条的粗红铅笔……穿过这些杂乱的陈设，会走进一间闲置多年的卧房，其中比较显眼的是一张雕花木床，床头镶了些画有古典画的瓷砖，而在床头不远处，有一面低矮的玻璃窗，它与世无争般淡然吸收着外面的阳光与空气；在这面玻璃窗边上的橙色小木箱里，藏匿着真正吸引我们的“宝物”——印着七八十年代明星照片的歌词册、不知是哪一年的印章、旧的布条和针线，它们都又老又美，落着旧时光的气息。

在这件砖瓦房隔壁，住着我的老太太，一个老到已经听不清、看不清的九十高龄老人。第一次由桐梓乡搬到这个小镇的时候，我透过孩童的眼看她，觉得新奇又陌生，她自然认不出我，但却知道我是她家孩子，便从生了锈的印画铁盒子里掏出糖果，裹着塑料纸的，握在手上粘粘稠稠。有一次，我在老人的房间内玩耍，发现一块糖比她之前给我的糖都大，满满当塞在茶杯里，晶莹剔透，就偷偷舔了一口，居然是咸的，但又不似食盐的味，就特别疑惑那到底是什么，却不敢问。

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家搬进了父亲单位的职工用房，而我的爷爷、奶奶也从南京回到了这套砖瓦房。在外多年的爷爷染上了外地口音，处事泰然的他总会被那些在青石板路上卖菜的小贩误认为是台湾过来的有钱人，并试图狠狠“宰”上他一把。这个时候，也在菜场卖菜的我

的表娘就要大声吼道：什么台湾佬！那是我家二爹爹！

在爷爷奶奶入住后，小院内锈掉的压水井又开始恢复了生气，透明又清亮的井水总是随“咯吱咯吱”的机械声涌出来，流淌过院内长满青苔的石板。那些雕着花的水窗终因年代久远被更合时宜的玻璃窗取代。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自然不惧玩“混搭”，液化气、太阳能、瓷砖、浴霸、空调接二连三进了这个仍留着老式灶台和木板床的民居。

老式灶台应该是一种最有人间烟火味的灶台吧。它的火候由人控制，不同的柴火生不同的火候，无时不考验着添火人的经验和脾性。夹柴火的火钳常在灶火炙烤中生出火红的尖端，像是为每一天的炊事助阵。

爷爷有次生火做饭的时候，从房间拿出一白色块状物，雪白晶莹，我一眼就认出它了，那个可不就是我曾在老太太房间里舔过的“大糖块”嘛。爷爷把温水注入装着“大糖块”的瓷杯，然后将杯子晃动几下，再在瓷杯中取了几勺水炒菜，我便问爷爷：这瓷杯里的东西是啥呀？爷爷哈哈大笑，说，亏你是桐城人，这个是我们桐城的特产“秋石”呀，它用来泡水可比食盐用途大着呢，对中暑、咳嗽、心慌都有用，你奶奶血压高，拿这个当盐，比较健康。

说起奶奶，她还真是离不开吃的人。

对于孔城镇居民来说，逢年过节自然要以大量的“荤”来烘托节日气氛。冬日更是这样。配好料的五花肉常通过“雪碧瓶漏斗”被挤进猪大肠，结结实实把大肠撑成油腻的条状，再勒上棉线，一节香肠就成了型。这样的香肠，奶奶最拿手做，也最爱吃。一节课的香肠做好后，就会被晒在阳光下，红彤彤、油亮亮的，满院子都有香。

这香于我是什么呢？曾经，它是冬日的味道，是年的喜庆，可后来随着我去他乡，这味道在我脑海中，即是故乡。

■凡人心迹

## 中年的世界杯

郭华悦

刚上小学时，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没多久，世界杯开始了。当家里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运动员们冲锋陷阵时，我却避之唯恐不及。在我看来，看球赛，比起和小伙伴玩捉迷藏，要无趣得多了。

后来，长大了，成了年轻人，依旧不喜欢看世界杯。如今，人到了中年，反倒成了世界杯的粉丝。

这些年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忠实的粉丝。一场场比赛，都不落下。越是看，越觉得精彩；越觉得精彩，就越是沉迷其中。于是，一届看完，又眼巴巴地盼着，下一届世界杯赶紧到来。

怎么会这样呢？后来，静心一想，无非是心境作祟罢了。

年轻时，心头藏着一把火，对未来充满憧憬，也努力着挥洒汗水。那时的生活，每天都在改变。身在其中，总觉得日子精彩无比，自然对其他的视而不见。一场场比赛，固然精彩，充满悬念，但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吗？在比赛中，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人生，似曾相识的激烈与拼搏，让人多了熟悉的感觉，而少了吸引力。

年至不惑，突然发觉生活的改变慢了下来。甚至，多年来，拼劲和奋斗早已离自己渐行渐远。人到了这年纪，容易有惰性，也容易被惰性所操控。于是，生活得过且过，不思改变。此时，再看世界杯，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那种挥洒汗水的淋漓尽致，那种为目标而奋斗的酣畅，多久没经历了？看着场上拼搏的运动员，仿佛就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赛场不同，一个人在人生，一个在运动场，可这努力的过程，不是如出一辙吗？在世界杯中，我看到的，是如今这个岁数所缺乏的拼劲。

也唯有在世界杯这样的比赛中，才能让人心生激扬，怀念起过往的人生。此时，再看看慵懒的自己，心头顿时一惊。若非这样的时刻，我们还不曾惊觉，原来自己早已在人生的路程上懈怠下来，多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未曾前进半分。于是，看过了世界杯，整个人也振作起来，气象一新。拍拍身上多年来积压的灰尘，重新振作，像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再次为自己的人生拼搏。

■少年笔记

## 心头的结

朱思琪

我的外公是一个平凡的老人，稀疏的头发，乐呵呵的面容，朴素的衣着。但外公却是我崇拜的对象。

记得手机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外公也买了一个。外公退休前一直是教物理的，他小时学的一点笔顺知识早还给他的老师了。但没有什么能难倒有一股钻劲的外公。外公为了会发短信，算是跟笔画杠上了，每次遇到一个不会打的字，他都会去网上查半天，直到把那个字弄懂为止。他周围的朋友几乎都被他问过，不论是平辈还是小辈。我每次回外公家，都会被外公拉住：“来，教教我，这个字的笔顺怎么写？”我说：“外公，你一个堂堂高中物理老师，向我一个初中生请教，好意思吗？”外公大手一挥，乐呵呵笑着说：“活到老学到老嘛。”一天晚上11点，妈妈的手机突然响了，我被吵醒了，听妈妈说话，才知道是外公来电话了。等妈妈通话结束，我疑惑地问：“都这么晚了，外公怎么还打电话过来啊？”“外公有一个字不会写，打电话过来问一下。”“那明天不行吗，非要今天晚上问？”“外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问题得不到解决就睡不着觉。”

外公做老师时从不责罚学生，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妈妈也是外公的学生。我之前还半信半疑，虽然外公很和蔼，但是，他所处的年代，体罚学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直到有一天，我才真正相信妈妈的话。那一次在餐桌上，大家边吃午饭边聊天，聊到老师该不该体罚学生的问题，外公回忆起他当班主任时一事情：“当时，一个叫李磊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弹弓，结果崩到了同学，我一气之下，打了他一巴掌。这也是我教书几十年中第一次动手打学生，唉，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语气里充满了后悔与自责。妈妈笑着说：“李磊是我们班上最调皮的一个，现在自己开公司了，估计早就把这事给忘了。”我问外公：“都几十年了，这样的一件小事，你怎么还惦记着呢？”外公摇摇头，说：“人家孩子也是父母的掌中宝，心头肉。”我这才真正相信，原来外公真的不责罚学生，唯一的一次责罚，竟成了一个古稀老人心头的结。

我敬佩外公，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作者为七年级学生)